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八

孟子九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共有父母矣江陵棄親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為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

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即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亦必考亭也已不先生定眞僞胄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陶菴云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於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其罪未可與共驩並論也惟苦其形神而不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幹蠱之地又云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尚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

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于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悮先生曰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於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之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嫌於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

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况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庫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眼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弱支去偪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金正希云有謂象化於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縣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嘗日處象明足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又云象此時已無能爲但無道以束縛其手足則象之性斷不能無所事事惟桎梏之

處置之何察之使不得有爲於其國而象真可以不
必設矣先生曰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
爲迂然遂謂舜有桎梏處置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
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曰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
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
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於天下耳中庸所
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
嘗棄也總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
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以論聖人聖人
於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
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

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於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鄭公趙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家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是其似放處看下句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解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

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
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求
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
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
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說做眞實是放而體
統非放皆後世封鎭親藩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心
術正相反矣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任人欲利害上
計較此有天淵之隔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

衡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同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竊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至也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覬者哉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爲至孝也漢高心會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爲至孝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揉莽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舜之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

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知此則濮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孝思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

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又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孝

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後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亙古亙今

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蔣東鄒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爝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存中大存中存小存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進上而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存到極盡處斷無臣伐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有謂洪荒以來皆傳子至唐虞而傳賢先生曰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

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有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陶於河濱器不苦窳堯舜之德至于格鳥獸被泥土二子之實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惛然無所感化哉先生曰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

有謂聖人以道統爲宗祀故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先生曰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於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

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啟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當混看此濮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又曰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原無混合之理只有和尚之教道統即為宗祀付法者即為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為異端兒孫而欲纂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

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論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割烹要湯時人假此說專爲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太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已身心如何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於小人郎彥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於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一介之不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

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便有大有小矣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討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這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豈伊尹見不及此

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須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已

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著一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

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

誰字見聖賢亦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

實語痛切語

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堯舜之澤指除亂與治兼教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

易蹉入禪去
此際之憂便是何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
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
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
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膈只有一副私心
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誘入豪士急功名
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
重正爲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
處耳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

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

自字與下己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

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如此二句愼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闢倒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畎畝與就湯說就湯固爲任重弗顧弗視與囂囂却恥亦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己分內事天下不正於正己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伐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堯之愛民舜之不與而
稷之飢溺孔子之蔬水顔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其
揆同其趨一也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
剏爲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
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
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爲
即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
畣辨亦戰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衛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欛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専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為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令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門戶麤階至今為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為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看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好事誣奚正為當時茍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

名教節義爲桎梏以興亡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百里奚相秦事功他無可考於春秋見役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闗子欲爲君者不論篡弒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闗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終

孟子十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淸處爲多非謂其以淸爲聖也

淸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淸

聖之下加箇淸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淸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淸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

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由於智之殺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于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有謂時非聖人不能用先生曰時字是聖人勸語道著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

有謂講此句不必拈出中字先生曰時之妙正在中不如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又曰看末節注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
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世人每謂孟子欲尊孔
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
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
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
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
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闢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
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
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
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光學伊尹

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與

集大成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説此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説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説知説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

下節聖由於知之義已見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箇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便有欠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

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聖人意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有謂子孫不安則天下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先生曰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

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

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

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

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遡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烝民

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於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於九九七政之始於日行聲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發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

士貼身一級即中上由此節節推上文第分明到底
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
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
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
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止此一義故以此經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
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則皆視爲
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
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
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䙴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蟒蛹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

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

倖新工食之不淸正所以責其廉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賡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

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幕賓謁客媚諂成風詩文講學爲籬落之吠嗶布衲幅巾爲馬首之羈拜相誇爲交友之大策恬

不知耻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
也已

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
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
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
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費惠公語末句難安頓并
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
逗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
子友存子懿親昆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

夫遂成奇語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

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為怪

豈勝歎耶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兆是端倪端倪卽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

非於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

或云輒大不尋美謚以愧其心先生曰後儒之解春秋

毋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畧盡於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有絕大本領在聖人

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卽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何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

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夫義路也門何緊承欲入閉門何生出不是辨讃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入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詳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已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陳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卻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敎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肯是敎人去格物窮理卽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須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意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意如孟子尚論伊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意須讀論知爲友意之極則

有謂儒家好論理至於空虛而必入於迂腐其治亂興亾之故不知也先生曰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是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與亾之故者

人毎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爲好譏彈非也宋諸子

論古之嚴正是爲己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譬如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當使後世可法此公也當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當者以友求當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於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於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衡是非衡决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

齊宣王問卿章

庸君心非覺得利害切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
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叱其言之非又自以為
有容忍令左右不淺不測不覺黙然時已露出勃然
變色之狀矣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定字以爲脫一仁字猶顢頇在

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

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詞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

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

也然理必極明辯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辯快處

要在刺骨

有謂告子非禍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先生曰

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

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

本眞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

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

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巳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卽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這箇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

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乂動之肅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栁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驁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會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陳臥子云聖賢之言性淺辨其自然者柰何而已茍涉

乎人之所爲豈得尚號爲性耶而必以性爲善者此教人之道也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必性善之說以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又云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先生曰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陽明所云不忍牴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漫溢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臥子云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立其敎也告子無辨難之才而徒挑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故孟子設機變以窮之而庶以全我敎又云生之謂性是指方生之際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然其說大有類是者故孟子謬其旨變其辭以難之以全我立敎之本意先生曰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臥子却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臥子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

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遂勝卧子十倍卧子尚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與又曰告子生字亦不指困聲墮地時如其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又曰告子原說生卽是性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

陳卧子云告子之於性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喻事物而爲孟子之所窮先生曰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

有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

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先生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辯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

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千灘秖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真實所謂求故以利者也乃若其情二節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性爲中涵尚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

眞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會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卽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

證其卽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卽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泯然無閒後來欲說卽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

有物句是證結性善民之秉夷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善卽性善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意重好德句

明道先生善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

節

或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不得余謂此論甚泥拙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觀詩時不必加人性字孟子引証卻不妨坐定人性況天生物則秉彝懿德詩人已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

物為外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此說義又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拈著理字後來便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僧呆教張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為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鐵板註腳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為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即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埽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為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滿時可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

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
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
是旦晝梏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
瞬耳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
日間梏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沮梏
亡只指旦晝所爲不是夜中亦復梏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
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

乃運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辨明不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

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為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為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

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援說時未嘗不
足用爲會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
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
王不能知巳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
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巳之用不用說王之智不智
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
第二節似咎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
病故下節云云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講
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真俗論也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

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不得彼赫奕者無論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

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卽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卽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端自打成兩橛耳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

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卻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也哉此正緊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箇求字工夫卽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只心不丟作便是卻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

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爲與一錢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靡所不爲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辭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看作說盡話便錯勉齋黃氏曰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

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形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

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眞常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

濟曹洞金溪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兼仁義
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遺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
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講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
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
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
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
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
同皆指鹿爲馬也
人看學問是假借筌蹄緣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載
籍誦讀當之此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其說豈止如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與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徹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箇方法在惜時無人爲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濶不說煞可以改頭換面每借空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其𢜤亂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所言實不如此如陸子靜講義

利內外處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
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誤看得之意致生謬解也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

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即此第二箇思字也

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孟子爲邪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

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異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單立這箇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是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嘗羣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拈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

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即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眞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之性

在此是氣數沒柰他何底聖賢只爭遮些子耳孟子持挺箇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常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眞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表黃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

使盡如袁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亾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舍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樂會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彜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

處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甚字及終必亡何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惑已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令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耶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末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

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亾榜樣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即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今一班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至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目時文爲敲門甎言得售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甎時已習成盜賊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墨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眞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非要棄實證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良貴即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已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擬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求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

魚躍活潑地道理具在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

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